

第十回 宦家爺喜聯才美借唱酬詩擇偶 窮途女怕露行藏設被窩計辭婚

詞曰：

春如水，眼前有個人兒美，人兒美，引唱牽酬，結成連理。說來只道深深喜，誰知聽了驚無已，驚無已，自愧佳人，卻非君子。右調《憶秦娥》

話說楮媒婆，將貝公子一頓窩盤拿倒，貝公子就不言語了。到天明起來，二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笑個不止。

吃過早飯，楮媒婆就邀貝公子帶領家人到寧無知家來取回禮物。不期走到寧家門口，門尚未開，楮媒婆連忙上前去敲道：「我們昨日這樣辛辛苦苦，還絕早起來，他一個無事人，怎這樣好睡。」

敲了半日，方有一個十來歲的小丫頭來開門。楮媒婆等門一開，便走入去。入到堂中，竟不見人，急往房中，房中又不見人。因走到牀上一看，不但並不見人，連被褥俱無。便吃了一驚，忙問這丫頭道：「妳相公哪裡去了？」小丫頭道：「我家相公昨夜忙亂了半夜。我自任灶前方才起來，不曉得相公哪裡去了。」

楮媒婆著了急。再看時，卻喜得那些禮物俱在，連忙請了貝公子進來查收。及查收完，再尋聘金，卻全然沒有。便尋箱覓籠，揭天揭地，險不連地皮都要翻轉，哪裡見個聘金。楮媒婆方著急道：「不好了，一定是這沒良心的見財起意，拐去逃走了。寧無知，天殺的，害得我好苦呀！」一時著了真急，便哭哭啼啼要尋死起來。

貝公子先前氣惱，今見她哭得可憐，又要尋死只得轉勸她道：「這事俱不與妳有關，都是寧無知的拐騙奸計。今早才走，身帶重金，料想逃去不遠。我今著人稟了縣官，著人廣捕追求，少不得要與我追了出來。」楮媒婆聽見貝公子如此說，方才住了哭。叫家人拿了這些禮物，一起回來。貝公子回家越想越恨，欲要明告出寧無知做成圈套用美人計哄他拐去千金，又恐這事關礙著幸尚書與廉解元，反為他出力，做得不爽利。

因再三思算，只著人到縣中稟說寧無知拐騙貝衙千金逃去。縣官只得出廣捕文書，差人緝拿。又過不多時，貝公子的父親任滿來家，立刻尋了一頭親事與他成親，貝公子只得將此事隱瞞決計不提。正是：

天邊有月便思抓，放屁方才著手拿。

空裡未來巧先去，想來原是自家差。

卻說毛羽，一日政事清閒，因對白氏說道：「前日所說幸公子與小燕親事，若驟然說起，只恐幸公子未必曉得我小燕才貌，心不樂從。我欲使他二人或詞或詩，各做一首，一可知幸公子的才學，二可顯我小燕能詩，幸公子若為小燕詩才折服，然後與他言及姻事，他必樂從。妳道如何？」白氏道：「老爺這論，最為有理。」

毛羽遂吩咐家人，治酒在園中亭上，又使人到書房中來請幸公子。此時幸小姐正在書房中與秋萼言及不能回去，彼此淒楚。忽見毛羽著人來請吃酒。幸小姐欲待不去，又恐拂了毛羽；欲去，未免又要一番遮飾，便十分不快。秋萼道：「他既來請，小姐只索大膽去走走。倘在便處，求他早些送回也好。」幸小姐聽了，方才歡喜。

過不一會，毛羽又著人來請。幸小姐只得同走入園中。只見毛羽夫婦已在園中。

幸小姐上前相見畢，毛羽道：「賢姪在此，我因政務經心，並無寧刻，今日喜得清閒，愚夫婦備得一杯水酒，與賢姪作家庭竟日之歡。」幸小姐聽了，忙打一躬道：「小姪受老年叔、叔母之恩，感恩無已。但近日念及椿萱，久違定省，每心戚而未安。適蒙見招，又不得不去戚而就飲也。」毛羽道：「這也不消愁慮。須俟來春，定當使人送歸。」幸小姐聽了不勝感謝，遂同入席。

毛羽同白氏並坐了一席，幸小姐坐了旁席，不一時酒至肴來，大家同飲。

飲了半晌，毛羽停杯說道：「賢姪在書館中，必然沉酣經史。但用功亦不可太過，太過必為書所困。所以古人學詩，以破其困，不但文人宜學，即婦人、女子亦皆可學，而享美名。如班姬、道蘊至今傳誦不已。故我每於閒暇，必以詩訓小女。喜得小女有些宿慧，近來詩也可觀，為我夫婦最愛。賢姪雄才，應是翰苑之流，豈無斗酒之能。而為此默飲，何不構思措辭，或詞或詩見惠，而使我暢飲也。」此時幸小姐坐久，正要告辭，不期毛羽要她做起詩來，心中好生不悅。忽聽見稱他女兒能詩，不覺自己詩興勃勃，一時忘情，便欣然說道：「小姪雖不知詩，蒙老年叔善誘，又聞掌珠比詩，小姪雖不敢與香奩爭勝負，亦當獻醜以資一笑。」毛羽大喜，遂使人送過筆硯，一幅錦箋。幸小姐舉筆在手，欲向毛羽請韻，因暗想道：「只不知他女兒詩才是如何，想是他溺愛，過為誇張，我何不在詩中少寓褒貶，看她可曉得？」又想到：「倘若看出來，豈不怪我。」又想到：「她是女兒，我也是女兒，就輕薄了她，也不妨事。」遂展筆寫了一首七言絕句，送與毛羽。毛羽接看，只見是一首絕句，詩柄是寓意，再一看去，上面寫道：

疑桃疑杏實難猜，想是從天摘降來。

一片深情無處問，不知花色向誰開。

毛羽看完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此詩吐詞香豔，大有深意。」因看了又看，遂喚過一個侍女來說道：「可將幸公子的詩送與小姐觀看，就要小姐和一首來，我好賞鑒。」侍女接過詩入內，見了小姐，送上幸公子的詩道：「老爺要小姐和他一首，老爺要看。」小姐看完，不勝稱贊，卻又點頭微笑，遂取筆在詩後題和了一首。侍女持出，送在毛羽面前。毛羽看完，不勝喜色，遂付與幸公子。幸小姐接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欺桃欺杏不須猜，獨具根源挺秀來。

笑倩東君休莫問，有時並蒂得同開。

幸小姐看完，不勝驚喜道：「原來老年叔有此閨秀，小姪偶爾狂言，不意令媛小姐測破，使小姪抱愧多矣。」毛羽見他稱贊，不勝歡喜，因使侍女送酒，又飲了半晌，毛羽說道：「我向來不欲使賢姪即歸者，實有私念存焉。我愚夫婦年過半百之外，只生得小女一人，因夢燕入懷，就取名小燕，今才十六，賦性靈慧，為我二人所鍾愛，久欲與她擇一佳婿，完我夫婦之願，不意才人不能易得，故守字閨中。今觀賢姪翩翩，才如班馬，欲使你二人結百年之好，乞賢姪萬勿推辭。」

幸小姐正想著詩中意味，驚驚喜喜。忽聽見毛羽要將女兒招他，不禁吃了一驚。驚定，只得說道：「小姪在書館中讀書，每日只知讀書，

避親。今避親結親，是益彰不孝之罪矣。此事斷然不可。」毛羽道：「前日賢姪避出，只為其人不能好合，故避而出也。今你二人詩意皆相信服，亦且年相似，貌相若，非好合而何？賢姪若慮尊公尊堂有言，俟成親之後，我遣人致書於尊公，尊公亦必願也。」幸小姐又再三苦辭，毛羽笑道：「才人難得，我意決矣，不必過辭。」幸小姐見他苦逼，因暗想道：「我若再推辭，就不能相安。不如暗謀歸計。」遂不回答。

白氏又在旁相勸，幸小姐只得說道：「這且慢作商量。」毛羽夫婦見幸公子說出「慢作商量」，知有肯意，不勝歡喜。又歡飲多時，方才席散。

幸小姐退歸書房，細想其事，只暗暗好笑。秋萼見了，因問道：「小姐今日吃酒回來，為何這般歡喜？莫非毛老爺許送小姐回去麼？」小姐道：「不是送我回去，是飲酒中間叫我做了一首詩，不期他的女兒也和了一首。他夫婦可看我二人唱和的有情有趣，甚是歡喜，遂要將他女兒嫁我，苦苦逼我應承。妳道可是好笑麼？」秋萼聽了大驚道：「這件事是個愁帽兒。小姐就該硬回他了，為何還要笑？」小姐道：「妳這癡子，我怎麼不回。但他夫妻二人一團高興，又在我面上用了無限的恩情，怎好就放下臉來拂他之意，掃他之眉？只得回他『且慢作商量。』」秋萼道：「小姐妳回得不好了。『慢作商量』就是肯了。他們認真做起事來，我二人在他籠中，到了臨時，怎能保得不露出本相來？」小姐道：「我細細想來，並無別算，惟有同妳悄悄回去，方保得沒事。若在此棲身，實實回他不得。」秋萼道：「小姐怎看得回去這樣容易？當初我們出門，原只說是廉家路近，故此大膽而行。後來錯走了，幸喜遇著他們，故得將計就計，暫居於此。只合裝聾作啞求他送回，為何又與他女兒逞才競學，比較詩才，做了文字相知，妳貪我愛，使她父母想到招贅之事。」幸小姐道：「妳這話就說差了。我是女子，她也是女子，我為何貪她愛她。」

秋萼笑說道：「小姐聰明一世，怎這般一時懵懂。小姐自知是個女子，自不貪她。她見小姐眉無黛綠，面如傅粉，自認是潘安、子建，卻怎叫他們不貪你愛你。他們既貪你愛你，一旦逼迫成親，卻如何區處？」小姐道：「去不可，住又不可，叫我也無法奈何，只好隨他逼迫吧。滿拼著逼到臨期，說明我是女子，也只索罷了。」秋萼道：「若到事急說明女子，則親事自然寢矣。但又有一慮，不可不知。」小姐道：「又有何慮？」秋萼道：「小姐與我，孑然一身，在數千里之外，得以安然無恙者，人只道是男子也。若由此而打破機關，使人知是女子，毛老爺自然罷了，倘輦轂之下，又有豪華如貝公子者，一旦來求，則我二人舉目無親，豈不危乎！」

幸小姐聽到此處，不禁大驚大駭，一時急得沒法，連酒都急醒了。只得說道：「想來想去別無良策，還是同妳悄悄回去的好。」秋萼道：「回去可知是好，但回去又有回去的不妙。」小姐急問道：「回去有何不妙？」秋萼道：「若要說明公然回去，毛老爺既思量招贅，自然不放。若要私走，我打聽得京師地方，拐騙成群，奸人出沒，小姐與我雖是這般改裝，然行住坐臥之間，未必盡如男子，設或冶容誨淫，一時露泄於人，那時孤身二女，進退兩難，就不妙了。」小姐聽到此處，惟有暗泣。

又想了半晌，忽對秋萼大笑起來道：「我今有一個妙法在此，亦可作千秋佳話。」秋萼忙問道：「小姐有何妙法，可說與我知道？」小姐道：「我如今進退無路，莫若應承做親方得全美。」秋萼聽了大驚，又大笑道：「小姐怎麼與她成起親來？」小姐也笑道：「成親是假，懇歸是真。我如今只須如此這般，豈不歸期有日矣。」秋萼聽了不勝歡笑。二人又計算了一番，方才就枕不題。正是：

一邊認真要嫁，一邊苦苦推辭。

不是這番算計，至今怎得稱奇。

卻說廉清，被幸尚書催逼進京會試，只得拜辭起身。帶著家人到了京師，只因場期尚早，便在玉泉山作寓。廉清在寓中坐了幾日，便又坐得不耐煩起來，遂帶了一個家人終日到城中各處遊玩。此時天下舉子俱各紛紛到京，傳聞廉清少年解元，人人願與交結。只因這一交結，有分教：

看不上自驕，氣不過自妒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